

矛盾的歐洲(上)

蔣廷黻

我們若以歐洲民衆的意態爲判斷標準，歐洲是最愛和平的。開汽車的，剪髮的，飯店的伙計，小商人——凡是旅客在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人沒有不祈求和平的維持，懼怕戰爭的臨到。東自蘇俄，西到法郎西，我沒有遇着老百姓們不是這樣的。連失業的工人都不以投軍爲解決失業問題的正當辦法。一般的歐洲人，如同一般的中國人，忙着過日子，沒有閒時餘力來管國家或民族的前途或所謂百年大計。倘他們偶兒談到國家的生命線，他們絕不以搶奪爲應該的。他們的思想是爲傳統的道德所範圍的。上次大戰時期所受的殺戮痛苦及戰後因戰爭的破壞而引起的經濟痛苦至今在歐洲的民間尚有不小的潛魔力。

去冬十一月中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當他出去接電話的時候，我就拿薩爾問題作爲與他的太太談天的資料。她對我說：「你新從外國來，必定知道外國的情形。你看薩爾問題會引起戰爭嗎？」我回答說：「這正是我所要知道的。不過各國報紙的言論都是很高調的，很緊張的。似乎在薩爾居民投票以前

，偶有不慎，小衝突便會起來，並且小事很能容易的變爲大事。」我話尚未說完，她已經流淚了。教授回來的時候，連說：「你可放心，必無事變。」這樣的安慰了她，他同我作眼，意思說：「戰爭的事，請你千萬不同我太太談。」

歐洲人民雖對戰爭是這樣的畏懼，統治階級所給我的印象就大不同了。我們如只聽統治階級的言論，那我們只聽見磨刀的聲音。讀了一天的報紙以後，我常這樣的對自己說：

這個歐洲好像一個小村。這裏的國家就是村裏的住戶。這些住戶，自清早以至深夜，所幹的就是磨刀。有些磨刀者好像在那裏說：「我這刀已磨的頂快了，比別人的都快。我應該出去砍殺。那斯張三這次逃不脫了。」有些說：「我這刀已磨快了，我可以等着他們來。他們不來則已，來則要送命。」有些說：「幸而那班傻子不知道我的刀沒有磨快。我尚有些許時間。努力！努力！」有些拿着磨好的刀子

，跑到街頭上，當着大眾說：「你們不要想這刀不快！」

英國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的國際關係研究教授陶恩培 (Toynbee) 先生可說是位「先天下之憂而憂者」。我看見歐洲各國努力於殺器的發明和改良不免心悸。遇着了牠，我問說：「據你看來，在下次的大戰之中，各國會不會不顧公法與人道，充分的利用各種科學所產生的殺戮工具？」他毫不躊躇的回答：「戰爭不過十天，所有的軍器都會用到。」

歐洲人的傳統政治一貫的以軍備與外交相輔而行。「戰爭就是政策的貫徹」：這是歐人最崇拜的軍事學家的名言。現在各國既然有積極的軍備，他們自然也有積極的外交。因為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生活有內在的矛盾，歐洲的外交也有表裏，絕非簡單的事情。

先從東歐講起。蘇聯近年外交最大的轉變是把中心從遠東移到歐洲。一兩年以前，蘇聯雖已與日本開始談判中東路的出讓，但骨子裏蘇聯政府仍以保存他的遠東利益為其根本大政。近年因為德國的恢復及全盤德國外交的趨勢，蘇俄不得已把遠東降為次要，把歐洲疆界升為最要。這是很自然的轉變，因為歐洲的俄羅斯究比亞洲的俄羅斯要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矛盾的歐洲

緊。有此轉變，於是蘇聯加入國聯，並恢復帝俄時代的法俄聯盟。國聯在蘇聯的眼光裏素來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把戲。可是現在蘇聯擁護國聯之力不在英法之下。看起來，國聯的盟約好像是專為蘇聯目前的難關所定的。在此東西均有受侵略可能的時候，盟約對於會員國領土的担保雖是道德的，正應合蘇聯道德的須要。至於實力的担保，蘇聯有他的軍備和他的外交。蘇聯是有備無懼的。遠東雖已變為次要，就是在遠東，蘇聯亦斷不至不戰而退。蘇聯渴望和平因為和平與他有益，但蘇聯相信戰爭之害加於別國者勝過於蘇聯者。他自以為他的社會是最健全的。戰爭的結果只有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變為共產主義，他自己不會從共產主義回到資本主義。蘇聯現在並不在任何外國宣傳共產主義。這不是因為蘇聯放棄世界革命的希望，不過他以為世界革命的臨到與否不在乎宣傳，而在乎各國政治經濟的自然趨勢。戰爭又是這趨勢的自然促進力。因此以前防共者以為不與蘇俄往來是防共最好的方法；現在防共者，波蘭除外，以為惟一的方法在於自己社會經濟的健全化；與蘇俄外交往來與防共是可並行不悖的。在蘇俄方面，雖在內政上仍保持他的主義，在外交上則與一般資本主義的國家毫無分別了。他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

方法來對付資本主義的國家。法俄聯盟的成立由於俄國督促者多，由於法國督促者少。最後兩國訂條文的時候，蘇聯力求其強硬化，而法國反求其輕弱化。這與上次大戰以前的法俄聯盟正相反。

波蘭的外交最難了解。他一面不放棄與法國的聯盟，一面又確與德國很親密。波德的接近與法俄的接近是互為因果的。波德的合作當然是對俄的。究竟兩國之間訂有什麼密約，似無人知道。外面謠言很多。一說波德擬瓜分蘇聯西境，以烏克蘭歸波，沿波羅的海的土地歸德。此說頗難講解，因為波蘭建國不久，內部問題甚多，所須要者不是擴土而是休息與培養。並且波德倘聯軍以攻俄，波蘭人對德軍進境亦不無戒懼。所怕的是德軍的有進而無退。同時波蘭人也知道蘇聯絕無侵略波蘭領土的野心。實際波蘭所謂防俄不是防俄國軍事的侵略。波蘭所謂防俄就是防共。那末，波蘭怎樣怕共產主義到如此田地呢？他並不是工業的國家，國內近代式的勞工很少。似乎共產主義的宣傳在波蘭找不着用武之地。波蘭防共的心理來自他的土地制度。歐戰的前後，全歐洲普遍的趨勢是平均地權，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謂耕者有其地。尤其在戰後，經各國的革命，均田的運動更加利害。惟獨波蘭的統治階級死守着大地主

的制度，致政權不穩固。這個階級的人以為如蘇聯要與他們搗亂，只要用耕者有其地這一個標語，那末，他們的政權和階級利益均將化為烏有。所以波蘭的聯德政策——德國現在以世界反共的領袖自居——與其說由於外交的不得已，不如說出於內政之逼迫。

波蘭人對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亦不一致的擁護。反對者似乎有他們的理由。他們說：統治階級所怕的既然是俄國將來或者會利用波蘭農民的不安，正當的對付方法在於解決農民問題，不在於聯德。聯德並不能消滅農民的不安或農村經濟的不健全。反面來說，倘波蘭解決農民問題，實行耕者有其地，那就等于打預防針。預防針打好了，共產主義的病菌就不能入了。農民所要的是土地，不是共產主義。農民得了土地以後會變為防共的衝鋒隊。波蘭反對聯德的人更進一步的說：

在現在這個世界立國，國防是不可一日忽略的。所謂國防不僅限於軍備。社會的健全是各國戰鬥力的主要成分。而社會的各階級，從戰爭上看起來，最要緊的是農民。當十八世紀末年及十九世紀初年，法國革命軍之所以能抵抗全歐，幾致征服全歐，是因為法國革命政府行了革命的土地政策，以後拿破

合又維持了這政策，法國的兵士知道戰爭的成敗與他們田產的保存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兵士已萬分厭棄戰爭，但以後列寧又能利用這些毫無紀律，厭惡戰爭的兵士來與白黨及列強作死戰而終得勝。這個緣故在那裏呢？在乎列寧乾脆的宣佈土地是農民的。白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乎他們始終想維持地主的權利。在戰爭上，農民的熱心與否往往是決勝負的主要因素。

我聽了或讀了這種言論，免不了要想起近四五年江西的共區。中國的共產軍，佔了少數的偏僻縣，外無軍器的

接濟，內無工業和其他特殊資源，竟能與中央軍抵擋這多年。這不是值得我們研究嗎？紅軍戰鬥力的發動機究竟在那裏呢？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難解答，實則不然。據紅軍自己的宣傳及中央軍的觀察，紅軍作戰的能力來自「農民樂為所用」一句話。那末，共區的農民從共產黨得着什麼好處呢？只有一種好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防與土地問題的密切關係。

(未完)

學 學 學 學 學

耕者何時有其田？

吳景超

中央農業實驗所，在農情報告的三卷四期裏，根據二十二省，八百九十一縣的報告，作了一個中國各省的農佃分佈表。從這個表裏，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農民，仍以自耕農為最多，佔百分之四十六；佃農次之，佔百分之二十九；半自耕農又次之，佔百分之二十五。這個估計，與我前年在「中國佃戶問題的焦點」一文裏（旁觀第十期）及去年在「從佃戶到自耕農」一文裏（清華學報九卷四

期）的估計，相差無幾。由此可見中國沒有田的農民以及雖有田而不够的農民，仍佔全民二分之一以上，這個問題誠是人民生活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民生主義裡，最重要的一部份，便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發的，可是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若干年，對於如何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的這一部份，竟絲毫沒有表現，未免令人感覺失望了。最可笑的，就是共產黨以前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某院長在公開談

話中，竟說他們是從三民主義中偷去的。我們覺得主義與財富不同，是不怕別人來偷的，同時也不可學守財奴的辦法，把他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而不拿來使用。現在農村中最容易受共產黨煽惑的，就是無產的佃農。爲安定社會秩序起見，爲組織民衆，使其一致擁護政府，作對外的鬭爭起見，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有立即施行的必要。

我在「從佃戶到自耕農」一文裏，曾有一個具體的建議，即是：

丹麥以政府的力量，幫助農民購地，結果使國內佃戶的百分數，從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十，此舉中國頗可效法。

中國實行丹麥的政策，有三點仍須注意。第一，政府應效法愛爾蘭減租的方法，使地主肯將土地出售。第二，應以東歐各國的成例爲鑒，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規定土地的價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購買土地所需之款，應由政府全部借給農民。至於此種款項之來源，或由政府舉債，或發給地主以土地債券均可。政府借給佃戶購地之款，利息應低，可由佃戶將本息於若干年內攤還，其數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戶負擔爲原則。

這篇文章，曾引起土地委員會裏一位負責者的注意，他寫信給我，與我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他覺得將佃農變成自耕農，農民問題，並未解決。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因爲農民問題，是多方面的，解決了一個方面，並不能說整個問題已得到解決。可是同時我們也不能顧到別的方面，而把佃農問題置之高閣。第二，他提到財政問題，認爲中國的情形，並不如丹麥等國的單純，所以規定應略具伸縮性，以免將來滯礙難行之弊。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願意在此再討論一下。

在我上面的建議裏，並未抄襲任何國家解決佃農問題的辦法，因爲中國的情形，不與任何國家完全相似，這是我們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清晰地認識的。但歐洲的農業國家，每一個國家的解決佃農問題辦法，都有一兩點可供我們參攷，所以我一方面顧到本國的情形，一方面探採他國的經驗，才提出上面所提到的那個辦法，在我認爲是很可行的。這個辦法的長處有三點，第一，不加增政府財政上的負擔，因爲政府無論舉債，或發給地主以土地債券，都是以佃戶每年攤還的本利作担保，政府并不要從國庫裏拿出一筆錢來，送給地主或佃戶。不過辦理這一件事，在行政費上，也許要多支出一點，但這是於人民有益的事，多

開支一點行政費，只有得到人民贊助，不會引起批評的。

第二，這個辦法，並不剝奪地主的既得利益，只是對於他的私產，施以統制就是了。地主對於這種辦法，如要反抗，無異播布革命的種子，為自己的幸福掘墳墓。第三，這個辦法，並不加重佃戶的負擔，可是在若干年後，佃戶便可成為地主，與現在的佃戶，永遠不能改變其身分，反將佃戶的身分，傳給子孫的，自然不可同言而語。

關於最後這一點，有詳細說明之必要，因為一方面佃戶的負擔既不加增，另一方面，這個佃戶，於若干年後，便變成地主了，許多人以為這種說法，近於神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實我所說的辦法，是很淺近的，凡略為懂得一點農業經濟的人，都很明瞭的。現在我再來說一遍。

關於佃戶的負擔，據張心一先生等調查內容的結果，得到下列的結論：

以錢租論，價值百元的田地，地主所收的租錢如下

表：

上等水田	六·六元
中等水田	七·一元
下等水田	七·九元
上等旱地	六·八元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耕者何時有其田？

中等旱地 七·二元
下等旱地 七·四元

地主投資買地所得的利息，每年自百分的六·六，到百分的七·九。買下等田地，比買上等田地的利益大。

由此可見佃戶每年所交的租，其價值約等於田地價值的百分之六·六到七·九。我們所謂不加重佃戶的負擔，是想一方面幫助佃戶購入所耕的田地，一方面要使佃戶每年所攤還的本息，不要超過他平時所交的租的價值。

其辦法可舉例如左：

今有地主甲，有地值一百元，租與佃戶乙耕種，每年收租平均為七元。政府可令地主甲將土地讓與佃戶乙，給甲以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債券，而令乙分期將此一百元的本利還清。為欲使佃戶的負擔不加重，利息可以定為每年六厘，這與現在地主所收的租值相比，似乎低了一點，但與減租後的租值，相差無幾。佃戶乙平日交租時，係一年兩次，現在還本息的辦法，也是每年兩次，每次三元五角，共為七元，與平日所交的租相等。但三十三年之後，一百元的本利便完全付清，土地便完全歸乙所有了。今列表如下，以示分期攤還本息，三十三年還清的方法。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耕者何時有其田？

次數	付款(單位元)		利息	本期付		十九	三・五〇	二・六五	八・八五	八七・四四
	數目	數目		出之本	尙未還 清之本					
一	三・五〇	三・〇〇	・五〇	九九・五〇	二一	三・五〇	二・六〇	・九〇	八五・六六	
二	三・五〇	二・九八	・五二	九八・九八	二二	三・五〇	二・五七	・九三	八四・七三	
三	三・五〇	二・九七	・五三	九八・四五	二三	三・五〇	二・五四	・九六	八三・七七	
四	三・五〇	二・九五	・五五	九七・九〇	二四	三・五〇	二・五一	・九九	八二・七八	
五	三・五〇	二・九四	・五六	九七・三四	二五	三・五〇	二・四八	一・〇二	八一・七六	
六	三・五〇	二・九二	・五八	九六・七六	二六	三・五〇	二・四五	一・〇五	八〇・七一	
七	三・五〇	二・九〇	・六〇	九六・一六	二七	三・五〇	二・四二	一・〇八	七九・六三	
八	三・五〇	二・八八	・六二	九五・五四	二八	三・五〇	二・三九	一・一一	七八・五二	
九	三・五〇	二・八七	・六三	九四・九一	二九	三・五〇	二・三六	一・一四	七七・三八	
十	三・五〇	二・八五	・六五	九四・二六	三〇	三・五〇	二・三二	一・一八	七六・二〇	
十一	三・五〇	二・八三	・六七	九三・五九	三一	三・五〇	二・二九	一・二一	七四・九九	
十二	三・五〇	二・八一	・六九	九二・九〇	三二	三・五〇	二・二五	一・二五	七三・七四	
十三	三・五〇	二・七九	・七一	九二・一九	三三	三・五〇	二・二一	一・二九	七二・四五	
十四	三・五〇	二・七七	・七三	九一・四六	三四	三・五〇	二・一七	一・三三	七一・一二	
十五	三・五〇	二・七四	・七六	九〇・七〇	三五	三・五〇	二・一三	一・三七	六九・七五	
十六	三・五〇	二・七二	・七八	八九・九二	三六	三・五〇	二・〇九	一・四一	六八・三四	
十七	三・五〇	二・七〇	・八〇	八九・一二	三七	三・五〇	二・〇五	一・四五	六六・八九	
十八	三・五〇	二・六七	・八三	八八・二九	三八	三・五〇	二・〇一	一・四九	六五・四〇	

三九	三·五〇	一·九六	一·五四	六三·八六	五八	三·五〇	·八〇	二·七〇	二四·〇六
四〇	三·五〇	一·九二	一·五八	六二·二八	五九	三·五〇	·七二	二·七八	二一·二八
四一	三·五〇	一·八七	一·六三	六〇·六五	六〇	三·五〇	·六四	二·八六	一八·四三
四二	三·五〇	一·八二	一·六八	五八·九七	六一	三·五〇	·五五	二·九五	一五·四七
四三	三·五〇	一·七七	一·七三	五七·二四	六二	三·五〇	·四六	三·〇四	一二·四三
四四	三·五〇	一·七二	一·七八	五五·四六	六三	三·五〇	·三七	三·一三	九·三〇
四五	三·五〇	一·六六	一·八四	五三·六二	六四	三·五〇	·二八	三·二二	六·〇八
四六	三·五〇	一·六一	一·八九	五一·七三	六五	三·五〇	·一八	三·三二	二·七六
四七	三·五〇	一·五五	一·九五	四九·七八	六六	二·八四	·〇八	二·七六	—
四八	三·五〇	一·四九	二·〇一	四七·七七	總數	二三〇·三四(本利)	一三〇·三四(利)	一〇〇(本)	
四九	三·五〇	一·四三	二·〇七	四五·七〇	由上表，可見在三十三年之內，佃戶乙共付地主甲本	一百元，利一三〇·三四元。這三十三年內所付的本利，			
五〇	三·五〇	一·三七	二·一三	四三·五七	等於三十三年內應交地租之數。可是照現在交租的方法，	付完了二三〇·三四元的租以後，地還是甲的；而照我所			
五一	三·五〇	一·三一	二·一九	四一·三八	提出三十三年之內攤還本利的方法，付完了二三〇·三四	元之後，地便是乙所有了。這種簡便易行的方法，我們希			
五二	三·五〇	一·二四	二·二六	三九·一二	望民生主義的信徒，鄉重的考慮一下。				
五三	三·五〇	一·一七	二·三三	三六·七九					
五四	三·五〇	一·一〇	二·四〇	三四·三九					
五五	三·五〇	一·〇三	二·四七	三一·九二					
五六	三·五〇	·九六	二·五四	二九·三八					
五七	三·五〇	·八八	二·六二	二六·七六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耕者何時有其田？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周先庚

中國目前的教育，在大學裏是教而不育，在中學裏是育而無訓。大學行政只「辦學」而不「興學」；大學教授祇「講學」而不「督學」。中學的訓育，更是虛有其名。現代的教育除供給正確智識而外，還要對於學生的行為，道德，品性，人格負相當的責任。現代的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灌輸現代智識——一切文藝科學與技術；另一方面，對於一個人處世作事所需要的健全的性格與人格，萬萬不能忽略。

最近辦教育的人們，似乎已經在那裏開始感覺訓育智育并重的需要。現代的學校應當有一個組織或委員會，專負學生訓育方面的指導。我們不必引証甚麼教育原理，或介紹多少歐美大學，在這方面精密的設施與進行的實況，來證明中國現代教育的落伍。我們現在暫且先報告關於學生情感生活的一個調查結果，以促大家注意，然後再積極提出一個輕而易舉的補救辦法，以供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們考慮。

中國目前的教育對於一般學生的訓育實在是太疏忽了

譬如：在家庭和小學裏，我們的兒童沒有適當的性教育；到中學時代，正逢青春發育時期，我們的教育設施對於兩性的接觸，更無相當的指導，對於男女同學亦無相當的準備；無怪乎學生不能適應每階段卒變的環境，不單損壞一己前途，而且釀成許多風潮。所有的學潮，差不多都是少數情感生活適應不良的學生鬧出來的。這些情感生活適應不良的學生，辦學的人早就應當隨時隨地去發現他們，輔導他們，糾正他們。教而不育，育而無訓的教育，在二十世紀是根本不能發生多大效用的。

二十世紀的事業，一切都應當以心理事實為基礎。在歐美不單在學校中有專司調查與改良學生情感生活的組織與專員，即在大商店，大公司，或大工廠裏，也都有這類組織與專門負責的人。歐美人士早已澈底覺悟，一切團體的不和諧，一切學潮，工潮，或社會革命運動的產生，都是心理的問題，都是少數情感生活不健全的人所鼓動起來的。我們儘管用理智來管束，來統制，來預防，那是不可用的。人們的理智是為情感所主使的。無論是個人的糾

爭也好，理智祇是表面的好的理由，情感才是隱藏的真的動機。我們若想要有一個健全的個人，團體，階級或國家，我們先得有一個健全的情感生活。二十世紀教育的目標，自然有理由特別注重文藝科學與技術方面智識的獲得，但是同時如果完全疏忽學生性格方面的陶冶，那是不可行的。我們不能還把教育看作狹義的，祇在灌輸智識，而不教學生如何利用智識，聰敏的利用智識，適宜的利用智識，并且成功的利用智識；我們不能還把處世之道，待人接物之方，以及到社會，入團體，進機關辦事的一切個人美德與特性，如努力的勇氣，服從的良性，合作的精神等，一概委諸學生自己去心領會，推敲捉摸，智識經驗是，要打成一片的，教育不僅在傳佈智識而已，最大的目標，還是在作學問求智識的時候，使學生知道如何適應環境，如何控制意識行為；不僅在學識理智方面要一天一天的增加，在情感生活方面，也要一天一天的健全，一天一天的成熟，然後方可以避免與社會隔離太遠的毛病。

現在我們看中國目前的教育設施如何？對於學生的教育究竟疏忽到什麼一種程度呢？作者在民國二十一年間與米景沅先生曾應用美國一位著名心理學家夏斯登氏一煩惱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的情感生活狀況，在濟南與太原又調查了二組各約八五人的結果表示：中國大學生比較美國大學生，在情感生活方面不健全的多了。（參看拙著「學生煩惱與心理衛生」，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廿三年冬季號，頁七一〇及七一一）。

根據美國四位心理學家調查四組美國大學生共一一一七人的結果，總平均每人煩惱病徵是四四條。另有二位心理學家調查了一三八個女罪犯與八二個精神病者，平均也祇有六五條。中國八五五人的平均煩惱程度不但比美國一二一七常態人的平均程度高，而且比美國一三八位女罪犯和八二位精神病者還高得多。我們知道美國常態組所有的煩惱病徵最多到一四〇條，分配曲線是向少數的一端凸的；罪犯精神病者組的分配曲線的上端與常態組的一致，但是曲線全體看不出向那邊凸起，可以說是常態分配曲線。但是中國的全體學生煩惱病徵最多到一九〇條，而且分配曲線完全是常態的，與美國罪犯精神病者的曲線相似。中國學生的煩惱病徵分配曲線完全是一個常態曲線，與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相似。這個奇怪的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在中國社會上并無神經病學家，更無神經病

療養院，來把已經得神經病的人從學校裏隔絕出去。一個人得了神經病或有神經病傾向，社會并無保護他的人與設備，唯一退避之處，即是回家，但是得病的人非萬不得已，是決不回家的。反而言之，在歐美神經病學很發達，療養院也很多，凡是得了神經病或有神經病傾向的人，立刻就由醫生治療，有療養院收容，他們不必留在學校裏頭。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美國調查的結果，發現煩惱病微小的人極多，煩惱病微小的人極少。而中國調查的結果，一切適合團體常態分配現象的定律。（至于中美學生煩惱程度的數量差異，中國正常學生比美國正常學生多三四條，不成問題是可靠的；中國正常學生比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多一四條，亦甚可靠；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結果比正常人的結果多二五條，亦不成問題是可靠的。）

叟氏把煩惱程度分爲五級：得十四條以下的是甲類，「情感生活適應最良」；得十五到四四條的是乙類，「情感生活適應得宜」；得四五到六四條的是丙類，「情感生活適應不良」；得六五到八四條的是丁類，「情感生活適應不良」；得八五到一三九條的是戊類，「情感生活適應最不良，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叟氏調查的六九四人中，有六九人

得宜」，一六〇人（二三・〇%）「適應最不良，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但是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結果，祇有二・八%「適應最良」，而有一九・二%「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祇有二人已經過了叟氏最高的結果，祇能當作已經有精神病看待。反而言之，中國的結果就顯然的差多了。照叟氏的標準，中國全體的結果，還沒有百分之一的人是「情感生活適應最良」的，但是「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的有百分之三七・五，并且竟有百分之二・二有一四〇至一八九條煩惱。設若「戊類」人在美國「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己類」自然早就應當到神經病療養院去了。這個確是事實，因為美國最近有一位報告了兩個「己類」的人，一個得一四〇到一四四條，另一個得一八〇條。我們所調查的七組人中，每組都有「己類」的人，最少有百分之一・二，最多有百分之八・二，但是這些人仍然還在學校中，似乎安全而實最煩惱的生存着。中國「戊類」「適應最不良，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的人數比起美國真正神經病的人還多。

我們無法調查中國醫院裏精神病者的煩惱程度是否傾向「丁類」，「戊類」。但是協和醫院神經病學系主任關門大夫，曾親請白癡，徐恩朝二君，胡斐氏一類病者

「測驗了數百真正精神病者，結果煩惱程度還沒有我們所調查的那麼高。不過他們調查的方法是念問題給病人回答，與我們叫人自己填答，情形不同，這是一層；二來他們調查的病者都是洋車夫之類中等階級的人，而我們所調查的都是智識階級的學生。我們知道煩惱程度與智識程度是略有正相關的，所以協和的結果與我們的結果不能直接比較，而這個「煩惱調查單」究竟適用於真正的病者與否，還得等待將來詳細調查。

作者近年來感覺學校中，因情感生活適應不良，流為神經病而自殺的青年，實在太多了，實在太丟現代教育的臉了。西洋有所謂「心理衛生運動」，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他的影響傳佈到了全世界，而中國人向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西洋各國學校中除課程有「心理衛生」一選科外，還有職員，心理學家，或神經病學家，專負學生心理衛生指導的責任；規模大的學校有獨立部處，規模小的，有特設委員會，最低限度亦有簡單的學生輔導制度。

我國學生平時神經病傾向既然如此的高而嚴重，而他的影響又如此的重大，我想至少學校當局也該考慮，定一個補救的辦法。這種補救的辦法，並不是要我們獨創什麼制度，好在人家早有成規可以仿行：

(一) 最低限度，學校中應有學生輔導制度。這種指導，教職員人人可以擔任，隨時隨地可以注意學生的特殊問題；即無專門智識，常識的談話指導亦聊勝于無。但須確實規定一種輔導制度，務使有一個有興趣的專人負責。

(二) 學校課程方面應有關於心理衛生的課程，作為三四年級的選修科，此外還須常有公開演講，使學生能得這方面的應用智識。

(三) 更進一步，如有可能，當設學生輔導科或人事部，專司學生輔導責任；能有神經病學家或實驗應用心理學家，擔任調查指導更好，不然，德高望重而有經驗的長者，在一個學心理的學生助理之下，亦可以盡盡義務。

(四) 最理想的辦法是設立一個「心理衛生部」，由一位神經病學家主持，此外可有一位診斷心理學家，或實驗應用心理學家，與一位職業指導員幫忙；這是目前的中國所辦不到的。

(五) 所以最後的辦法，還是設一個委員會，由教務長，秘書長，校醫，德高望重而有興趣的教授與實驗，應用心理學教授等人組織，而以最後一位專負其責。無論採用以上那種方法，具體辦法不外：增加心理衛生課程為選科；添設公開演講，題目或為心理衛生本身，或為與他有

關係的問題，如「心理分析」，內分泌生理與性格的關係

人記錄保存着，以備查考。

，現代名人傳記等；介紹關於心理衛生方面的讀物；多使

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學生與教職員有更密切的接觸；學生每人都要有極詳細個

冷 平 冷 冷

論「不通」

了 一

一般人往往說中國文沒有文法，但又往往說某人的文章不通，這兩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不通就是違反了一個民族的作文習慣，而一個民族的作文習慣就是那族語的文法。

不過，直至現在，中國還沒有一部標準文法；已出版

沒有一定的習慣，却因為大家喜歡加上些歐化或日化的成分，化得妥當時仍合中國的語法，化得不妥當時就成了四不像的語言。這種四不像的語言應否提倡是另一問題，但它的文法總難確定，因為這裏頭還沒有一個民族的長時期的作文習慣。

的一些文法書，都偏重於分析字句，而不大說到通不通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不會指出怎樣才適合或違反中國文的習慣。

這種標準文法很難寫定，因為中國人對於文章，所謂

在我們看起來，文章寫得最通的，要算中文很有根柢而又深通西文的人了。他們並非有意模仿西文，然而受了西洋文法的潛移默化，會把中西文法的共同點融合為一。他們的文章既未違反西人的邏輯，同時又不十分違反中國人作文的習慣。中國人看來仍舊順眼，讀來仍舊順口。換句話說，就是拿數千年相沿的文法去範圍它，仍舊不會覺得它不通。此外還有兩種人的文章也是通的。第一種是純

通不通似乎是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文言文通不通的標準容易定些，就因為大家守着數千年的作文習慣；一個人如果自己會寫通順的文言文，看見了別人的文章的時候，看來不順眼讀來不順口，就批評它不通，也不至於錯誤。

用古文，第二種是純用白話。

語體文通不通的標準難定些，這並非因為民衆口裏的白話

能純用文言的人，現在是太少了。在這一方面說，文

章最通的，要算前清道下的翰林舉人等；只要他們在前清真的會「通」過來，而入民國以後又絕對不肯接受新智識及白話文體，他們的文章就算很通，因為他們能守着數千年的作文習慣。有些人喜歡把新名詞放在「原道」式的古文裏，雖然看來不順眼，但還不能說是不通，因為文法上還沒有變更。最可笑而又最普遍的現象却是在十句當中有一兩句參用現代的文法，這好像觀音菩薩露出狐狸尾巴，令人看去格外覺得不舒服。這種文章就可以說是不很通，因為它裏面雜糅着古今的文法。

能純用白話的人，比較地多些。現在中學生所做的文章當中，最可愛的就是這一類。每逢中學生向我問作文的方法的時候，我首先就勸他把文章做好了再唸給一個同學聽，不許加以解釋。如果那同學不看見他的稿子而能完全聽得懂他的文章，就是很通順很可喜的一篇白話文。中學生最普遍的毛病是在白話文裏參用古文的成語或歐化的辭彙，稍不妥當就弄到不通。非但中學生如此，連大學生也有許多是犯這毛病的。

近年來有一個很令人驚奇的現象：作文最通的是許多政論家與科學家；而大學裏的國文教授有時候倒反不通起來。法理工學院的學生的文章比較地通順，而中國文學系

的學生作起文來却往往一驚不通。其實這並不見驚奇，因為現代中國的政論家與科學家往往是中西文都有根柢的，而國文教授有時候却犯上述的毛病，把現代語法參入古文裏，或把古文法參入白話文裏。法理工學院的學生作文只求把意思表達出來，恰像說話一般；而中國文學系的學生或因要運用典故，或因要學古文氣息，再新一點的又因要努力堆砌歐化的文學上的描寫語或自己所不很懂的新辭彙，以致弄巧反拙，非但文章寫不好，就連「通」字也够不上。

現在回頭說到通不通的標準。第一，我們寫下來一句話，如果不能把它的文法類推而造成千百句，那麼，這一句話在原則上可以說是不通。例如我看見人家宴客的請帖的左邊寫着「恕速」二字，表示「請恕我不來連駕」的意思，這就是不通的句子，因為依中國的文法，句中的否定副詞省去之後就不能再表示否定的意思。我們不能仿照這句子的文法而說「恕送」以表示「恕不相送」，也不能說「恕迎」以表示「恕不相迎」。這種簡略至於不通的句子，等於說「我本江吳百」以表示「我本是江蘇吳縣的百姓」。但在上古的文章及現代的口語裏，有些與此類似的句子却可以認為「通」的，例如莊子逍遙游「請致天下」是「

請許我致天下於君」的意思，現在我們不能仿這文法而說「請送禮物」以表示「請您許我送禮物給您」；此外如「請辭」「請死」之類，都不合現代文法；但我們只能認為已死的文法，不能說古人不通。又如現在北平人往往說：「非得在五點鐘回去」，表示「非在五點鐘回去不可」，聽來似乎不通，其實說話的人的心裏並沒有感覺到「非」字是否定詞，只把「非」字當做肯定的副詞，這只可認為「非」字的原有意義在北平的民衆的心中已不復存在，而另生一種新意義。一個地域通用的口語沒有一句是不通的；甚至在邏輯上不通的話，若經社會普遍的採用，也就算「通」。因為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文字可以不通，語言却不會不通。至於士大夫口裏的話有時反而不通，就因為他們不能完全用活語言的緣故。

第二，割裂過甚的典故，也往往弄到不通。例如說「子飛之樂」以表示「夫婦和諧之樂」，實在不通；因為依中國文法，「鳳凰于飛」不能省為「于飛」。至於以「鼓盆之戚」表示「喪妻之痛」，文法上是通了，只嫌意義上不大說得過去，而且是一種頗笨拙的描寫語。桐城派的文

章，唯一的好處就在乎努力避免這種不通的寫法。

第三，辭彙的誤用，也是不通。例如某甲向某乙說：「對不住，我把您的書弄髒了」，某乙說：「沒關係」，這「沒關係」不是說某兩件事物相互間沒有關係，而是說「不要緊」。又如說：「他不贊成我」，意思却是說「他不喜歡我」。又如說「他否認考試」意思却是說「他反對考試」。這些話，漸漸有人用入文章裏，這是我在今年清華的入學考卷裏注意到的。此外如「抽象」，「意識」等詞，往往被學生們亂用。自從提倡白話文以來，中學生的文章本該很易通順，只因他們喜歡堆砌新名詞或流行的文藝上的描寫語，就弄到令人厭厭。

末了，我覺得此後我們非但該把文章寫得通，並且應該把中國原有的文法加以洗鍊。凡是合於邏輯的文法，應極力提倡。至於不合邏輯的句子，縱使古人曾有此習慣，我們也不妨改革。我深覺中國應該有一部標準文法。至於文法應如何制定，如何推行，總不能不靠政府的力量。這且留待下次討論了。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民主政治的根本(書評)

之 邁

R. Basset, *The Essential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MacMillan Co., London, 1935

民主與獨裁問題近一年多在國內曾引起激烈的辯爭，本刊便發表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字。在外國這個問題也同樣地成爲很時髦的辯爭題目，不特雜誌論文時有，書籍亦如雨後春筍一般。

這本書是個中翹楚。作者是英國人，他討論的範圍只限於他的祖國，但是他自己說，英國是「國會之母」，它的問題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問題，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舉世所注目甚至於刻意模倣的，故討論英國民主政治便是討論世界的民主政治，這種討論的結論是值得全世界參攷的，我們不問他專門討論英國的部分也覺得這本書價值之崇高。

作者首先簡明暢達地描寫英國的政制，尤其注意於政黨的歷史背景，證明在歷史上英國政黨并不是只有兩個，第三黨是時出時沒的。這個歷史事實並不是作者發現的，但是從這件事實他證明英國式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需要兩

黨制才能運用靈敏，兩個以上政黨的情形并不是內閣制致命之傷。英國目前政黨的變化并不葬送民主政治的前途。

這本書最優美的一段在討論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作者先提醒他的讀者說民主政治這個名辭是常被亂用的；擁護獨裁政治的人也常常宣稱他們所擁護的才是純粹真正民主政治，現在所謂民主政治都是些「遮掩着的獨裁」。列寧，墨索里尼，希特拉都曾借用民主政治這個名辭來號召標榜。作者認爲這種紛亂有絕對澄清的必要，而他所貢獻的不是給民主政治下一個界說——界說已經太多了——而是只從政治方面着眼說明「民主政治是一種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不同的地方便在這解決政治問題方法之不同：前者的方法是討論，折衷，調和，它的真諦是政治上的和平；後者的方法是專斷，壓迫，箝制，它的真諦是以武力來解決政治及其它一切問題。這個問題是政治社會裏最重要的元素，社會的性質完全以此爲依歸。舉凡一切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一定有兩種以上不同的意見；它們的意見怎樣不同不要緊，要緊的是它們

意見的衝突有什麼方法來解決。它們所採取的方法規定了它們政治社會的性質；訴之於和平的方法便是民主政治，訴諸武力便是獨裁。

自從有了民主政治便有了它的批評者，作者在說明了它的真諦之後便進而答覆批評者的理由。在諸種替民主政治辯護的書籍中，我以為本書的第五、六章是最能自圓其說并且令人悅服的。他說歷史的教訓是：內戰永遠不能把引起內戰的問題根本解決，它只能把整個社會弄到體無完膚，英美兩國的內戰亦非例外。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個歷史的觀察應無異議。因為受了這種教訓，英國人才發明了代替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因此代表一個歷史上苦痛的教訓，并不如批評它的人所說，是沒有志氣，沒有主張，不能把握着主義而奮鬥到底等等的弱者所發明來遮羞掩醜的勾當。作者更進一步說，民主政治所代表的是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不冀求達不到的理想。用公開承認意見衝突的方法，民主政治維持着社會的完整。

民主政治的成功只需要一個條件：無論什麼問題都取決於和平的方法而不取決於武力暴行。只要這個條件具備，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

不應走得太遠而容納以推翻民主政治為目的的集團利用民主政治下的自由來達到它們的目的。希冀用武力暴行來打倒自由的人不配享受自由。民主的英國政府可以箝制共產黨或法西斯黨。你不壓制它們，它們便把你打死了。這樣的箝制不違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只能普及於相信它的人們。

我以為作者在這裏犯了一個很大的毛病：他對於討論，折衷，調和的重視使得他沒有看到歐戰以來民主政治一個大發展。他仍然相信民主政治下的領袖人才只應是最高明的調和者，而不是勇敢有為的人物。十九世紀的人往往如此想，因為那時理想的政治是無為的政治，那時理想的國家是放任的最懶的國家。即在那時候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政治家都是積極的，有主義的，果敢有為的。在二十世紀後，因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的觀念勃興，政治家更應該積極。歐戰以還的所謂「危機政府」，把權力集中於領袖身上，匪特不是反民主政治的，并且是民主政治一個極大的收穫。獨裁者可以做的事民主政治的領袖無不能做，但方法仍然是和平的，民主政治的真諦仍然能够維持。作者沒有看透歷史而隨聲附和一般人的迷信，實為此書最大的缺憾。他替民主政治辯護却反而替他的敵

人頭目。我們須知道不是民主政治的弱點而是作者胸臆。
點。

中國人讀這本書會覺得它富有意義。內戰了二十多年並沒有把我們的問題解決一絲一毫，除了替我們的敵人造好了在我們國內實行以夷制夷的機會，除了使我們的政治

腐爛，經濟消沉。即此一論便足以使我們反省。前幾時我曾爲文討論民主與獨裁，而申說如果我們真要貫徹汪蔣兩先生「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原則，只有放棄模倣俄德等國野心。這本書的根本觀點是和我我的說法大致相同的。

編輯後記

編者

△蔣廷黻先生新從歐洲回來，根據他親自的考察，寫了這篇「矛盾的歐洲」，不但留心外交的人，應當讀這篇文章，就是注意中國內政的人，從這篇文章裏，也可得到許多的指示。

△蔣廷黻先生說，「現在防共者，波蘭除外，以爲惟一的方法，在於自己社會經濟的健全化。」又說：「解決農民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那就等於打預防針。預防針打好了，共產主義的病菌就不能入了。」六中全會快開了，我們希望袁袞諸公，對於打預防針這個問題，不要輕輕放過。

△「耕者何時有其田」一文，提出了一個打預防針的方法，廷黻先生也許認爲這個辦法有點緩不濟急。我們希

望他寫完「矛盾的歐洲」一文後，對於這個大問題，也發表一點高見。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的作者周先庚先生，以前在「獨立」曾發表了許多講心理學的文章。在本文裏，周先生指出近代大學教育中一個急待矯正的缺點。

△凡是認爲自己文章已通的人，都應細讀了一先生的「論不通」。

△「民主政治的根本」一書的根本觀點，是與之邁先先生的根本觀點，大致相同的。之邁先生不久有一篇兩三萬字的大文，討論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在清華大學的學術刊物中發表。

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NEW & REVISED EDITION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編著者：張世鑾 平海潮 厲志雲 陸學煥

本書之特色

本書初版發行於民國十八年，內容編制，頗多創例，於具備普通字典之一切功用外，兼有作文、修辭、會話及商用字典之長。先後重版多次，風行一時。惟年來事物演進，日新月異，新興詞彙，有待補充，而各方重視本書，有期其兼備大字典之功能者；因由編者據最新西籍多種，加以增訂。其中尤以 Winston 字典所有一切特長及新字，本書無不儘量採納。計單字由三萬五千而增至四萬以上，複詞與例句由十一萬條而增至十二萬條以上，頁數由一千四百而增至一千七百，並於原有四種附錄外，增加注音人名地名表及略語表二種，綜計附錄凡一萬餘條；至定價則照舊不加，期於英學上為更進一步之貢獻。

增收單字
補充詞句
篇幅增多
定價照舊

字典紙印
硬布面精裝
一千七百餘頁
原式長十七公分
寬十公分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二元
九月三十日截止
郵費及掛號費一角五分半

1. 本書之編纂，供教員學生及一般研習英語者求解字義作文翻譯時檢查之用，故取材標準，以實用字句為限。

2. 本書編制獨創一格，單字注音標義之後，除置列含有本字之複詞與成語外，並附普通應用例句，以示用法。

3. 增訂本包含單字四萬餘，複詞例句在十二萬條以上，日常遇到之字語，幾已包羅殆盡。新字均用 * 號標出，略舉數字如下：ace of aces, autogiro, battle painting, bakelite, chain store, chaser, electron tube, enplane, Nep, noble gases, radiovision, rayon, stratosphere, white plague, zoom 等等。

4. 增訂本中英美拼法互異之單字，一律前後並列，例如 color, colour; defense, defence; theater, theatre 等等。

5. 單字用法有須詳細解釋者，均另加附註，例如 airplane 一字下附加：(註)美國海陸軍已正式採用 airplane 一字；英國著作家通常仍用 aeroplane 一字。cost 一字下附加：(註)cost 作及物動字時無受事格，如 "This cost you a dollar," 此句不能改為 "A dollar was cost you by this," 又不能改為 "You were cost a dollar by this."

6. 本書單字，逐一注音，均以韋白斯特大辭典為根據，符號簡明，讀音最易。

7. 本書原有「同義字反義字對照表」「他國單字及成語」「前置字用法表」及「重讀與大寫」附錄四種。增訂本增加「注音人名地名表」及「略語表」兩種，更合於參考之用。綜計附錄包含之單字在一萬以上。

8. 增訂本增加字句，重行排印，篇幅比原書加多百分之二十以上，定價照舊不加。

商務印書館出版